

沪 剧

借妻堂斷

士 頁 吉 人 史 金 改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滬劇“借妻堂斷”原是傳統劇目，劇情曲折，趣味豐富。它寫書生胡錦初，因交友不慎，結識地痞王小二，出入賭場，將家產賭光。年關將近，賭債四逼，王小二唆使他到胞姊家中借貸。胡姊只肯在他娶妻時借錢。王小二答應把自己的義女借給他做妻子，但要銀子到手，三股分拆。不料弄巧成拙，結果成就了胡錦初的美滿姻緣。

我們覺得這個材料很好，可以改為一個諷刺喜劇，於是就根據老先生的原始唱本，着手整理。

原劇王小二不是出借他的女兒，而是出借他自己的妻子，我們感到這樣不太好，就改作了女兒。原劇從王小二家中到洞房規勸胡錦初几場，是不够突出的，我們參考了其它劇種的“借親配”，作了較大的改動。此外富豪李萬金、四寶婆等人物，也是根據戲的需要，另外加出來的。原劇孫胡氏、王小二這兩個人物，是寫得比較生動的，我們把羅翠娥改作女兒，就給人物有了豐富加工的余地，

因此在整理時，能着重地塑造了這三個人物。胡錦初，一面是心地善良的書生，一面又是出入賭場的敗家子弟，他的性格和劇情的發展有了一些矛盾，我們在整理時曾感到為難，雖作了努力，但仍未改好，因此在人物性格上，現在還留下人工的痕迹。這戲的主題，是通過這幾個人物來說明：無惡不作的王小二，為了財迷心竅，不惜將女兒借給胡錦初為妻，拐騙錢財，結果完全失敗。胡錦初的胞姊孫胡氏熱情機智，巧妙地擊敗了王小二等人的詭計，使大拐子賠了夫人又折兵，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這戲是在56年下半年整理的。本年春節，上海藝華滬劇團曾借去演出過，並改名為“胡錦初借妻”。他們也作了些修改。現在這個本子，是我們綜合藝華滬劇團、無錫市滬劇團演出本以及從各方面吸收來的意見修改的。現在出版，仍希讀者不吝指教。

借妻堂斷

〔滬 劇〕

人物：孫 胡 氏	胡 錦 初
王 小 二	張 阿 三（偷鷄阿三）
四 賣 婆	羅 翠 娥
李 萬 金	縣 官
看 城 卒	差役四人

第 一 場

〔孫胡氏上〕

孫胡氏：（唱“基本調中板”）

寒冬臘月百草枯，
想起兄弟胡錦初，
只怪他結交朋友无眼力，
輾上一班下流徒。
有个无賴王小二，
綽号人称二爛污，
教我兄弟不習上，

騙他吃酒銅鈔賭，
先賣田地后賣屋，
家產敗得半點無。(尾)
常來我家銅鈔借，
三日兩頭纏牢我。
對兄弟幾次三番良言勸，
指望他敗子回頭走正路。(尾)

(唱“長腔”)

今朝是十二月廿四送灶日，
大小百家年來過，
裹餛飩來做團子，
揮檐塵，擲水磨，
人家都歡歡樂樂忙過年，
不知我兄弟怎樣年來過？(尾)

[孫胡氏作搓粉做團子狀。胡錦初上]

胡錦初：(念)債台高筑，
年關難過。

(唱“基本調中板”)

埋頭勤讀十數載，
指望日後能登科，
自從雙親故世姐出嫁，
孤單單獨坐書房無照顧，
來了偷雞阿三王小二，

花言巧語引誘我，
騙進賭場去賭博，
家產敗得半點無。(甩)
年輕無知上人當，
回想當初怨恨多。
虧得姐姐常周濟，
無奈到處欠債務，
方才來了王小二，
為討欠債苦逼我，
逼得我錦初無路走，
他教我去求姐姐再幫助。(甩)

(走小園場)

(白) 來此已到姐姐家門，待我敲來。(舉手欲敲，停) 姐姐問起借錢何用，叫我如何回答？(想) 噫……有了，就照王小二教我的言，前去应付。(敲門) 開門來，開門來！

孫胡氏：(攔手，站起) 啥人敲門？

胡錦初：是我，姐姐。

孫胡氏：噢——兄弟來了。(開門)

胡錦初：姐姐。

孫胡氏：外面風大，快進來。

胡錦初：是。(進門，姐關門)

孫胡氏：(端凳) 兄弟坐啊。

胡錦初：多謝姐姐。(坐) 姐夫呢？

孙胡氏：到苏州去了，还没回来。兄弟，这两天冷得厉害，你为啥穿得这样单薄？

胡錦初：唉，那里还有更换衣衫！

孙胡氏：(又爱又恨) 你自己想想，为啥没衣裳呢？

胡錦初：(无话可答) ……

孙胡氏：我去拿你姐夫的衣裳，暂且穿一穿吧。

胡錦初：多謝姐姐！

〔孙胡氏下〕

胡錦初：(唱“基本调”)

姐姐待我像母親，
真是无处不关心，
再要借錢难啓口，(躊躇)
旧債未还料难肯，
左右为难少主意，
还是老羞面皮再求情。(尾)

〔孙胡氏拿衣上〕

孙胡氏：兄弟，快穿上吧，不要冻坏了。

胡錦初：(接衣穿上) 姐姐……

孙胡氏：做啥？

胡錦初：嗯……(欲言又止)

孙胡氏：有啥閑話快講呀，不要吞吞吐吐。

胡錦初：姐姐！

(唱“基本調”)

同胞骨肉情义深，
多謝姐姐常照应，
有句閑話难出口，
諒來姐姐明白人。(甩)

孙胡氏：(旁唱“基本調”)

連連称謝說好話，
定是又要借花銀。
他說过从今断絕坏朋友，
用心攻讀念詩文，
莫非他仍与无賴常來往，
只落得借債度日过光陰。
假作懷懂將他問，
看他如何說出声。(对胡錦初)
兄弟啊，同胞姐弟一娘养，
有啥为难快講明。(甩)

胡錦初：(唱“基本調長腔”)

兄弟不說你早晚得，
我想姐姐一定肯。

孙胡氏：(接唱“干板”)

肯与不肯看事体，
我叫兄弟慢高兴。

胡錦初：(接唱“干板”)(旁唱)

姐姐是个聪明人，
借貸还債难答应，
不如今朝說个謊，
借得銀洋債还清。(甩)(回身对姐)
姐姐呀，今朝廿四送灶日，
家家准备迎新春，
无奈我囊中空如洗，
求胞姐借錢回家过新春。(甩)

孙胡氏：(旁唱)明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
早已料到七八分，
只怕他借錢回去非正用，
有錢又進賭場門。(一想，胸有成竹)
兄弟啊，愚姐正在想念你，
知道你难过年关难过春。
你在家中无照顧，
孤孤單單很冷靜，
愚姐年貨都办好，
倒不如在我家中度新春。(甩)

胡錦初：(旁白)喲！完——債主苦苦逼我，无錢怎样
过年？(想)姐姐！

(唱“基本調”)

到此过年惹人笑，
左右鄉鄰要談論，

說我錦初无志气，
連累姐姐难做人。
姐姐呀，还是借些銀錢我，
好讓我買些魚肉共葷腥。(甩)

孙胡氏：(旁唱)錢財一到兄弟手，
怕的是被人騙去賭輸贏，
左思右想借不得，
給他銀錢难放心。(甩)(恩付)
兄弟啊，回家过年有道理，
免得鄉鄰背后論，
不过你魚肉葷腥不用買，
愚姐家中拿几斤，
柴米油鹽样样有，
差人送到胡家門。(甩)

胡錦初：(旁白)討債上門，一見魚肉滿台，那里还肯
放松！讓我另想別法。(回身对姐)

(唱“基本調”)

姐姐呀，昨日朋友來找我，
荐我要去春館坐，
可憐我衣衫襤褸人不像，
縫的縫來补的补。
衣帽不整学生教，
难免人家看輕我。

恳求姐姐銀錢借，
被頭鋪蓋辦一副，
買袍子，買馬褂，
做几套更換短衫褲，
賺了修金奉還你，
姐姐总要幫助我。（甩）

孙胡氏：（唱“基本調”）

翻來復去真會講，
誰不知脫館先生胡錦初，
你与那偷雞阿三王小二，
像三只河豚做一窠。
那家請你學生教，
教出學生同你差不多，
考場不進進賭場，
賣田賣屋走斜路，
你借銅鈔我明白，
又要拿去銅鈔賭，
愚姐不再上你當，
要錯銅鈔半點无。（甩腔）

胡錦初：（唱“快板”）

枉為同胞親手足，
不該如此看煞我！
罵我几句倒也罢，

頂伤心为啥一鈔不肯借給我？

孙胡氏：（轉唱“基本調”）

并非愚姐不肯借，
你姐夫时常埋怨我，
說我借錢給你害了你，
害你不能归正路，
只要你斷絕无賴不來往，
只要你用心勤讀下功夫，
以后遇到正当事，
愚姐怎会不照顧？（無板）

胡錦初：姐姐，兄弟倒要請問，那些事情，才算是正当大事？

孙胡氏：替爺娘打槨安葬。

胡錦初：还有呢？

孙胡氏：起地造屋。

胡錦初：还有么？

孙胡氏：婚姻大事。除此三椿，你要問我借錢，兄弟啊，鼻头上挂咸魚——休想！

胡錦初：（頓住）呃……（旁白）如此說來，推車碰牆，关门落門——完了！（想）嗯……有了。王小二教我討討阿姐口气，如今姐姐好似主考大人，出了三个題目，我不如趁此机会借題發揮。（回身对姐）姐姐，你曉得我

今天到此，所為何事？

孙胡氏：你說借錢。

胡錦初：嘿！那里是來借錢，我是來試試你心的！

（唱“基本調”）

借錢原是試你心，
姐弟可有骨肉情。
昨天我錦初過墳地，
看得我心酸泪難忍，
爹娘棺材露天擺，
風吹日晒冷雨淋，
趁此寒冬臘月里，
叫几个和尚念念經，
替父母打槨安葬好，
也算小輩盡孝心。（甩）

孙胡氏：噢，你打算替爺娘安葬？

胡錦初：是啊，姐姐。

孙胡氏：安葬費用，大約要多少銀兩？

胡錦初：（喜形于色）要……大約五六百元。

孙胡氏：好，替爺娘安葬是一件正事，你去尋找一个包作司務，統統包脫，一切費用，到孙家來算賬，你看好嗎？

胡錦初：（笑容收斂）唔……好好！（旁白）一錢不落

手，还是难过年！（一想）姐姐，今朝是十二月廿四，年近歲尾，請匠人打槨安葬，已經來不及了，只好等到明年，今年先用稻草修蓋修蓋吧！

孙胡氏：也好，不过明年要早作准备。

胡錦初：是是，……不过，姐姐！

（唱“基本調”）

还有一樁要緊事，
恳求姐姐多照应。
兄弟住的坟堂屋，
牆塌壁倒难安身，
朝天困看見天上北斗星，
側轉困看見路上走路人，
再不修理要闖禍，
半夜坍屋伤人命！（甩）

孙胡氏：对，修房子，借銅錫，在你姐夫面上也好交代。兄弟，你想借多少錢啊？

胡錦初：（得意地旁白）数目太大，恐怕不借，还是少借一点吧。（对姐）大約要四五百元。

孙胡氏：好的，我本來要把銀洋交給你，只怕你不修房子去修賭場，害我在你姐夫面前受气，我看还是包脫，等完工之后，到我家裏來算賬。

胡錦初：修房子小工，一日不做，一日不吃，工銀日日要發，阿姐，你先借一筆銅銀我，發發小工的工銀吧。

孫胡氏：叫小工每日到孫家來領好了。

胡錦初：呃——（頓住，旁白）斷橋絕路，無計可施。（想）還好，還有一樁討娘子沒說。別的全好包，討娘子總不好包了。對。（對姐）阿姐，房子暫時蓋了几片瓦，撐了二根柱，今年不修還不要緊，不過……

孫胡氏：不過啥？

胡錦初：我有件大事，實在難以啓口。

孫胡氏：還有件大事，是不是要討娘子？

胡錦初：呃——是是。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我錦初再不成家立業，愧對先人。姐姐，你說對嗎？

孫胡氏：（旁白）兄弟花頭真多，千方百計想借銅銀，真當我一點不懂。（對胡錦初）兄弟，成家立業是件大事，阿姐一定幫助。要多少銅銀？

胡錦初：（旁白）數目一大，只怕不借，還是再少點。（對姐）三百元差不多了。

孫胡氏：討個娘子，三百不多。好的，銀錢我有，你看對的姑娘可有？

胡錦初： 噫——有！

孙胡氏： 啥人替你做的媒人？

胡錦初： 是……是大陈家宅陈先生。

孙胡氏： 不知道弟媳人品如何？

胡錦初： 人品出众。

孙胡氏： 兄弟，你怎么知道？

胡錦初： 呃——兩人看对在先，托媒在后。

孙胡氏： 既然如此，再好沒有，你去領弟媳來，讓
为姐看看。

胡錦初： 这——

孙胡氏： 啊——

胡錦初： 人家少女，未出閨門，如何使得！

孙胡氏： (冷笑) 哼，你娘子領到門口，我洋鈔給你
就走。娘子領到街沿石，洋鈔要几百來
就几百。你娘子領不着，要借銀洋借不
着。

胡錦初： (旁白) 喲！叫我到那里去領娘子呢！

孙胡氏： 兄弟，我愚姐不相信你这一派謊言！

胡錦初： 你不信？好，我准定去領。

孙胡氏： 娘子領着，銀洋三百，阿姐虽是女流，說
出就算。(孙胡氏回身下)

胡錦初： 姐姐！……(尷尬地向牆角的背影)

第二場

〔王小二上〕

王小二：（唱“跳板”）

一生吃酒銅鈔賭；糊塗。
衣衫破爛白虱多，窮苦。
賣男賣女輪不着，錯過。
賣田賣地兜主顧，問我。
中人做做，銅鈔賭賭，
烟鋪困困，鴉片呼呼，
要吃黃湯，街上解解，解解。

（白）我，王小二！哄吓拐騙，無人及我，人家送我個綽號，叫二爛污。不管爛污不爛污，只要日脚好過。今朝廿四送灶，家家打起鑼鼓，王小二兩手空空，看上去今年難過。叫坏坏良心有飯吃，呆头木腦肚皮餓。想起胡錦初，欠我銅鈔三千多，問他還討賭賬，胡錦初要尋死路，替他想了一個辦法，叫他去求姐夫，料來銅鈔借到，欠我賭賬還我。就此走走，去找錦初。（走圓場）拔出兩腿奔跑，三步改作兩步。行來已到墳堂，只見門上落鎖。啊呀！城隍老爺戴孝——白跑，胡相公還沒